

般若花

趙子愷題



428

294



序 一

芝 峯

佛法本無言說，言說爲分別戲論所生故。是以楞伽經云：『真實之法，離文字故。』又云：『我於某夜，成最正覺；乃至某夜，當人涅槃；於其中間，不說一字，亦不已說，亦不當說。』此正顯佛陀自所證法，是諸法之本性，法爾如是，有佛出世，無佛出世，法住法位，法界法性，皆悉常住，不增不減，不生不滅者也。雖然，諸法之本性如是，唯吾人未證此本性之前，在法之本性自身，固無有所改變，但吾人之思辨戲論未除，言說之戲論離披，本其先入之偏見，各自申張其說以自成一家言，此古今中外人煩思想學說各舉一隅以自相競誇者也。後之人，根據一家之說，以窺探宇宙之至理，諸法之本性，不欲其如管之窺天，似蠡之測海，難矣！唯佛陀教人，先絕其思想言說之戲論，以本吾人離絕戲論之真心，而契證諸法本來如是之真理，無一法而非心之所現，無一法而非性之所如，得毫末以貫萬有，納須彌於芥子，斯由偏見之掃除，乃能記真於無得者也，是之謂離言般若實相之印。學者依此離言般若之印，凡自

心無始戲論習氣所起之種種偏見，一以般若之印以刊去之，於是少一分偏見，於宇宙諸法顯一分本真，偏見統體刊去，本真之真面目乃全彰。佛陀之教吾人者畢於此，從未別有一法以增人見解者也；學人所造詣者極於此，亦從未別有所得者也，無說無得，是之謂真般若。

張居士聖慧，靈根宿具，慧解無礙，始究孔子治世之說，轉入耶穌超人之教，宋儒理學，西哲微言，無不深入徧探，終於意有未愜。近年歸心佛陀，棲慮玄宗，掘性相之泉源，掘空有之智炬，棄吐濕沫，相忘江湖，回顧往跡，豈僅登泰山而小天下者乎！於是本般若之無言，發靈心之天籟，不立文字，不離文字，著爲文章詩偈，以自勵而覺人，彙集付印，曰般若花，索序於余。余意般若本無文字，學之者不妨以文字而顯般若，佛陀猶有所不免，況後之學者乎？因指見月，得兔忘罎，固在存乎其人耳。居士以生花之筆，縱妙辯之智，藉文字般若，助宣佛法，信風時雨，潤靈根，盡人皆開般若之固花，此界卽是菩提之彼岸。文字性空，卽真解脫，願讀者勿作尋常戲論文字看也。

序二

式昌

傳云：『人爲萬物之靈』非直人之靈也，有性存焉。何以言之，經云：『五蘊空故』。其唯靈者，非一真之妙性乎。般若者，卽真性之異名，靈明洞徹，寂照常恆，非空非有，非非空有，萬物芸芸，莫不稟之以成德。是故言其體用之深廣，而遍絕邊表，無物所能逃其鑑照，人能達萬事，通古今，剎那變化而無方者，以同具此常理故也。張汝釗居士，識稟生智，學通中外，以俗務之餘暇，留心佛語，以其所得，擬用著述，以貢有識。目其題曰般若花，囑爲題詞。夫般若雖人人有分，但日用而不知，是非久植善報，尙難聞其名，何況而親見之。又從而思之解之。然則此作，乃拯時救世之切心之所表現也，是不可以當浮泛讀之可也。余輒忘其愚鈍，書以遺之。并用以弁其端云爾。

序三

唐大圓

宇宙靈淑之氣，以陰陽剛柔而現相，弗可端倪。證之于有情，緣之以萬事，謂之般若。譯言智慧，在能照而已。能照者心，所照者境，心境雙融，照即寂，寂亦照，寂照一如，斯般若之極致也。以言其體曰無漏，以言其相曰無上，以言用曰無礙，如是體相用三，合而言之曰般若波羅蜜，譯言智慧到彼岸也。四明張曙蕉女士，幼閑經史，長博西術，畢業大學，鐸音遠暢；所著綠天霧海匯集等，文筆峻潔，歎席桐城，詩詞沈雄，幾肖杜陵，誠女界所罕有，亦文壇之僅見；而且菩提緣勝，般若根深。邇歲皈依太虛公師，更名聖慧。進研佛乘，智發無漏，隨有所著，異俗融通。因自檢數年所得，編爲一集，名般若花。問敍于余，予以爲一切學術，唯佛第一。一切智慧，般若第一。聖慧居士能由世學而進究佛法，由文字以達入般若，則斯集之成也，殆可謂之第一義諦！

我 信 佛

今天接到汕頭現代佛教社，大醒法師的來信，囑我寫一篇「我信佛」的文字。這箇題目，依狹義來講，固然很簡單；若從廣義說來，像我這樣的一箇初生信心的具縛凡夫，怎能徹頭徹尾的來做一篇總報告呢！況且，慧能大師對於宗教經驗上曾說：『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』由此，可見行者的心理，多麼祕奧；愧我沒有「廣長舌」，怎能開詮無遮，廣說因緣相呢！好在大醒法師的惠函裏說：『我們希望居士信仰佛教，能深入經藏，得到佛教的真髓，不要同普通人那樣胡塗……』把這幾句話演繹起來，大醒法師是箇志切宏法，抱有提撕後學的誠意。那末，我也不妨把我的箇性，和循序趨向佛學的步骤，來拉雜談談；還盼望大醒法師能給予糾正和修改！

特殊的箇性

喜勞働不愛裝飾——生性好動的我，自幼就歡喜勞働：不是和兄弟們舞拳弄棍，就和那鄰輩們騎馬試劍，一天到晚，終是過那頑皮的生涯。家長給我穿上的錦衣繡服

，不消片刻工夫，就弄得骯髒不堪。金銀珠寶的項鍊指環等，帶在我的身上，好像上了頭枷手銬一般，只求早些脫去一刻，就多得舒服一刻。母親常常設法來約束我，而我呢，只當做「耳邊風」轉瞬就忘懷了！

喜讀古今中外的英雄傳記——頑皮雖然頑皮，對於書籍卻歡喜去讀：吟風弄月的詩歌，在十一二歲時，就能信口亂道；聖賢傳的典章，到也無師可以自修；不過這些書籍，在我的品性上並沒有發生什麼影響。記得有一天和兄弟們讀了一篇「訥爾遜戰敗拿破崙」的故事，就去招集隣童數十人，做一番大規模的戰爭；結果，大家都打得頭破血流，被家長們很嚴重的訓斥一番。以後又讀到羅蘭夫人，華盛頓……的列傳，終是癡心妄想的要去仿效他們。

愛游山林——冒險性是天所賦予：每次走到山水清幽的所在，就會樂而忘返，遇到叢林古剎山閣危亭之偉大精緻者，更覺戀戀不捨。有一次，家長們帶我到杭州天竺去進香，爲了要去找尋「三生石」；獨自一人，奮勇前進，只顧貪着看石頭，卻忘了來時的路徑，跑了半天，依舊尋不着歸途；索性坐在山上，默默欣賞那自然界的瑰麗

，並沉緬我們人類所柔弱的緣故。——現在模糊地想來，那時的我還只有八九歲罷！在暑期的例假中，我和一箇富有神經質的女友，到普陀去消夏。大家定了一箇「異想天開」的計劃：每天在破曉的時候，各人分坐小島上面，靜看那濤頭的壯美，和日出的奇景；又復帶了各人心愛的書籍，在晨光熹微裏展讀着。有一天早上，我偶然觸動了靈機，寫成一首小詩，藏在游泳帽內；很高興的跳下水裏，泅到對面的朋友那裏，給她去看。她不禁變了顏色，說道：『你這箇小妮子，做了這些悟空詩，難道要去做姑子不成？撇我一箇人在世上掙扎，不如現在投水死了乾淨！』她的淚，如珠子一般滾下來。我到「莫名其妙」，只是自悔浪迂，不應該給她去看，惹起她無端的悲感！現在且把牠寫下來看：

破曉登普陀小島窺海作

『碧海青天入畫圖，登臨我亦欲仙乎！天機活潑情如許，人世枯榮念已無。萬物空來歸本體，一機忘去識真吾。可知事事皆泡幻，何用勞形入世途！』

環境的重陶

得自祖母者——追溯我信佛的基礎，完全爲我的祖母所築成。她的年齡和我相差甚遠，但她很愛護我，很器重我。我的一切頑皮舉動，落在她的眼中，非但不討厭，還要替我百端辯護。她常常和我講佛教故事，聽到有味的當兒，連上學的時候也會忘掉。有時還要逃學歸來，特地去求她講佛經呢！若進一層推想，她也不是一箇平常人，怎能感人這樣的深切呢？其中有一段很值得研究的因緣（請參看拙著綠天詩詞集第六頁追悼曲）她曾教我讀寒山大士詩，和白香山詩，到現在還很深刻地印在我的腦海。因爲隨她念慣了，後來，我捉筆學詩的時候，只覺得寫詩是和唱曲子一樣，沒有什麼特殊的困難！

母氏的言行——從我呱呱墮地，不到二歲的時候，親愛的父親，就捨棄我們而長逝了！我的母親受了祖母的影響，也長齋繡佛起來。她對於淨土法門，固然依教奉行：對於戚黨親朋，聽着「事人負我，毋我負人」的寬大態度；只有以德報怨，從來沒有以直報怨的時候；施醫給藥賑貧卹孤的擅波羅密，也時常盡力的去做，但她自己呢？吃的是清菜淡飲，款客的則極其豐盛；所着的不過布衣褲裳，女兒們的衣服則必

整必潔。後來我們長成大人了，偶然有孝敬她的綢緞衣服，必遭其斥責退回，無可理喻。我們年少的晨光，時時怪她太儉樸，不成體統，誰知道她在修苦行呢！她常以因果報應，勤儉耐勞，吃素念佛等等教導我們，不覺耳濡目染，心領神會的釀成我現在信佛的因緣。

究研世間法的結果

科學的反感——爲適應潮流起見，我也會拚命的用了七年苦功，去研究自然科學和政治哲學。不料愈分析科學，愈不知道科學的起源；愈研究歐美政治，愈覺得吾國制度的不良；愈追求物質的享樂，愈覺得所處地位的不滿足；愈留心勞資的不平均，愈覺得帝國主義的可惡；所以等到最後的結論，非毀壞目前一切的文物，重新建造科學化的社會不可，非打倒一切封建思想，去實行共產主義不可；幸而，同學中有的因製造炸彈而爆死，有的爲加入第三國際而被戮，有的因不滿足物慾上的享受而自殺，看了這種科學化不景氣現象，我始豁然覺悟，立刻回過頭來！

哲學的比較——東西洋的哲學園地，我也曾去遊玩一遍。起初很饒興趣的去研究

柏拉圖的「不朽說」，叔本華的「悲觀論」，和尼采的「積極主張」。以爲我們人類傳統的思想，可以由此解放；科學文學，也可以因此築一堅固的基礎；又可以藉此創造我們自己的人生觀和世界觀。後來索性把研究的範圍稍稍擴大，將東西洋的哲學論調，綜合比較起來，要想從這裏找出一條適宜的正路。但是，終究不是厭這樣太偏枯，就是，厭那樣太擁統，這面太消極，那面太積極。結果，只得用我淺薄的主觀方法，去決定；不知怎的，却十分表同情於印度哲學，恐怕是我與佛法有夙緣罷？

宋明理學的檢討——甯波市長羅東里氏派我去管理圖書館；在任職的年內，除編製和整理圖書外，得到不少翻閱古書的機會。別的典籍，都是煙雲過眼般的涉獵過去，獨於宋元明清的理學書籍，特別發生興趣，詳細參究起來，發覺許多精闢的倫理，比西洋哲學高明得多。其中最使我有益的書籍是：理學宗傳，明儒學案和王文成全集。

信佛的助緣

升學困難和仕途嶮澀——我的頭腦雖充滿了哲學思想，而「攪轡澄清」的志願甚

則始終沒有間斷。經過朋友們的慫恿，和時機的湊巧，竟得到一個官費保送歐美學習政治的機會；同時並有婦女節制會，派往美利堅去考察社會狀況的差使。心裏竊喜得能乘風萬里，也可以差慰平生的壯志；不料家長們，千計阻撓，百方破壞，終究使我不能成行。在我平生的唯一希望中，又遭了一次重大的打擊！

隔了數閱月，承朋友們的推荐，到浙江司法廳去充當職員。在這裏渾得熟了，遷升的機會已立刻可以得到。可是廳長又因事辭了職，我們一般寄生蟲，怎能站立得住呢？只好自動解職，到慈谿去創辦伽耶農林。當時曾有歸田詩三章，可資考證：

歸田詠

『弱冠喜翰墨，讀書慕大義；國事若蜩蟬，澄清願攬轡。留心格致學，關懷軍政事；此身早許國，頻洒憂時淚。行年二十七，初試學爲吏，但見袞袞者，萬事逞私意；未知民疾苦，所嗜唯權利。常欲竭愚忱，人微難參議，况予慧且介，復遭同事忌，直道自取尤，諂笑豈吾志？悠悠數載內，消盡忠勇氣。行矣歸故里，荷鋤學種地！』

『否泰雖有命，得失隨所遇，宦況既飽諳，可以返吾素。急流貴勇退，徘徊徒貽誤。花開知必謝，何必待春暮？富貴不可恃，敗亡如朝露。神仙不須羨，辟穀徒自苦。悠悠長安道。塵多不可駐。隱隱蓬萊山，縹緲迷煙霧。潛魚樂清波。奇禽擇茂樹。孔氏接淅行；達摩一輩渡。行行重行行，一去休回顧！』

『五斗差折腰，歸田計已熟。安步返故居，賣車買肥犢。垂陽拖野煙，一犁春雨足；滿園樹桃李，蘭菊雜梧行，關山爲北枕，慈湖繞南屋。親朋喜共談，詩書好補讀。興來攜斗酒；聽鶯囀幽谷。宦海多風波，先笑而後哭；幸得歸農耕，安知不是福！況吾樂清貧，焉用萬鍾祿！杞菊堪供餐，菱荷好製服。吾行吾所好，長歌友樵牧。』

病中的宗教經驗——鬱抑的襟懷，每易引起沉重的痼疾。果然我患了一種很危險的「脾核症」——骨瘦如柴，頸部浮腫。經中西醫士的慎重診斷，非開割不可，而這種割診，又爲醫學手術上最困難的一種。後來找得世界四大名醫之一的米勒氏於上海之衛生療養醫院。在這個時候，親友們以爲必死無疑，——爲我措辦後事，涕泣相送！

我亦願此失彼，柔腸寸斷。在舉行割症的前一夜，護士們爲我沐浴，塗油，打針，灌腸，——宛如預備一隻古代將去祭天的羔羊。輾轉反側，休想入睡：過去的事實和未來的想像，都一幕一幕的在腦前展開着：貪生怖死的心境，戀母憶子的情緒，始終纏繞不休；這時精神上的痛苦，實非我這枝禿筆所能形容於萬一！不知怎的？忽然想到從前看過的「宗範」裏有：『梵志擎花供佛，佛叫他放下；汝當放外六塵，內六根，中六識，一時捨卻，無可捨處，是汝免生死處。』——一則公案，把牠來痛參一番，想到現在的地步，死既無法躲避，生亦不能強求，不如盡情放下，一斷永斷，一死永死；忽然萬慮頓空，一心澄澈，遽然入夢，不知東方之既白！次晨，侍者束縛我的手足，載入病車，逕赴割症室，親友都和我訣別，我則談笑自若，不知生死是一件甚麼事情！後來雖經過數星期的疼痛，亦能怡然處之，毫無病人躁妄的態度，醫士和看護們都來和我親附，待到出院的時候，我們的感情已水乳相融，不勝握手淒然！

氣質的變化——豪邁不羈，質直粗魯的我，從這場大病後，頓變爲幽閒自喜，淡泊甯靜，無事不可排遣，無人不可共事的一種圓圓態度。現在雖在差別門頭的耶教中

學服務，仍能生徒親愛，同事和好，融融怡怡，絕少柄鑿的地方！恐已墮入「滿街都是聖人」的狂禪了麼？還請明眼者指示！

今後的志願

徹底研究教理——在我數十年來的短促生命過程裏，如夢似幻的，已做過了人們的兒女，妻子，母親，官吏，和師長的傀儡戲；嘗遍了毀譽，疾病，可驚可喜，可憂可嘆的苦樂滋味；學習了文學，科學，法政，哲學的諸皮毛。非但沒有找到安身立命的歇腳處，徒然增加了百千惱恨，萬斛愁緒！本來可以絕對消極，隨緣度日，遊戲人間，做個自了漢，豈不快樂逍遙麼？何苦又要去研究什麼佛法，去自尋苦吃呢？但是，淺嘗佛法的我，已經覺得別有風味，非世間法所能望其肩背，若能深入教海，自然更有無量妙義，可以「左右逢源」何必妄執一浮瀆微體，目爲全潮，而遺失那在汪洋澄清的百千大海水呢！

實行大乘教理——若徒自研究教理而不去實行佛法，難免受到「入海數沙」的諷譏，而對於自己也沒有多大的受用！若總平心靜氣的，從歷史上與佛學有關係的人

物看來：遠之，如邵雍，程頤，朱熹，張無盡，王安石，柳宗元，王陽明，宋濂，王夫之，彭際清……。近人，如康有爲，梁啟超，譚嗣同，章炳麟，楊仁山，歐陽竟無，唐大圓……。等等。雖皆精研教理，深入藏海；但其涵養的淵源，修持的工夫，在他們的各種的著述裏，有很多的「蛛絲馬跡」可尋，鈍根如我，怎可不勉勉力行，去完成那「信」「解」「行」「證」的四種步驟呢？

宣傳佛法——大乘佛法本不是專利自己，必須兼利他人。自從見到吾師太虛大師的整頓僧伽制論，和戴李陶李石曾二先生所說的將來佛教的希望等等的論調，使我受了不少的感動。倘將來研究和修持稍有心得時，自然也當盡我的棉薄，隨時隨地去宣傳佛法的真實義——由箇人推至社會，由社會推至國家，由國家推至世界。這樣，方不會辜負師長們一番陶冶的苦心，和同學們扶掖的盛意！

況且舉世滔滔，人欲橫流，現有無量無數的人們，受着物質文明的荼毒，正在迷頭認影，徘徊窮途；期待着佛法的真諦，去作他們的清涼散！如果欲導人類進至圓滿菩提的覺海，開闢人間的佛國淨土；決非空談無實，匿跡善修者流，所能成功；必須

抱有大無畏的犧牲精神，「摩頂放踵」式的積極行動，口講筆書，奔走呼號的去警醒他們；或能挽回劫運，躋人類於康濟平靜的區域——這種運動，固已有許多先進諸導師發其端倪。若欲步武於後塵，去共同負擔護法和宣傳等工作，非精研教理，以爲最初的基本不可；欲築成堅固的基礎，非篤信佛乘不爲功；故歸納之曰：「我信佛」！

佛教關於女性之意義

因襲的思想

釋迦牟尼佛對機說法，對上根利智者說大乘法，對根性稍鈍者說小乘法。但芸芸衆生中鈍根者居多數，所以最初步最普通的佛法，多談因果報應。世俗好事的人們，往往變本加厲，捏造種種男尊女卑的邪說，來誘勸一般盲目的婦女們多做經懺佛事，以便從中取利！況且吾國婦女受法律上不平等待遇，經濟上既無自主的權力，社會上毫無相當的地位，家庭中又居在附屬的位置。她們有時雖覺着苦悶無聊，但到底還莫名其所以然！是以因果報應趨吉避凶之說，適能迎合其機；好像一線曙光，領她們找